

# 埃及神话故事



## 水夫的奇遇

很久很久以前，在古埃及南方河谷，在神圣尼罗河水灌溉而成的肥田沃土地段，有一座底比斯城。它的遗址至今仍然是来访者的指路明灯，它向人们诉说着这座城市古老而悠久、光荣而伟大的过去。早在几千年前，底比斯城就是一座世界名城。

当我们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这座城市还处在它的童年时期。城里没有用泥灰建成的高大庙宇；拉神尚未造福给他的乡亲；阿慕恩神也没有光临此地。那时候，人们心目中的神只不过是些木雕石像，他们认为太阳是神圣的——太阳是生命的起源，他们信奉滋润养育自己的伟大河流——尼罗河。

后来，人们为太阳神——拉神建造了一座庙宇。那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濒临神圣的尼罗河，四周环绕着浓阴蔽日的丛林……一口井渗出清澈的甜水，闪闪发亮。人们喜爱这清凉甘甜的井水和纷纷洒落的洁白水花。虔诚的人们常常来到神庙，敬拜万能的神灵，拜神完毕，大家就手捧井水解渴。于是，人们相信，这口井是万能的拉神恩赐给他们的。

### 水夫巴米里斯的奇遇

初夏，一个美丽而又略带热气的早晨，一个挑水人步行来到庙宇附近的那眼井边。他的腰间挂着一只羊皮水囊。虽然这个水

夫还是个青年，但是，由于常年累月地背水，他的腰已经被压得弯曲了。水夫背着这只羊皮水囊打老远来到井边，每次他都想多装点水，由于水装得过满，走起路来颤巍巍的。

这时，年轻的水夫遇到他的同乡，只见这位同乡肩背一只空水囊，转身离开井边，准备回村庄。于是，年轻水夫奇怪地问：

“都到这时候了，你怎么还没干活？”

“你应该说，你怎么没丢掉这活？”同乡没好气地回答。

“朋友，你说得也许对！背水这活太累了，我也不想永远这样干下去。但是，环境逼得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啊。现在不多背点水，到了盛夏，那日子可怎么过啊，炎热都会把沙子熔化！现在多流点汗，到了盛夏，我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在茅屋中生活了……”

“我可不这么看，趁着天不热多休息休息才是最聪明的！”同乡不等青年水夫说完就插话说道，“更何况，我一人无牵无挂！”

“是啊，”年轻水夫失望地摇摇头，叹了口气，“我家还有几口人需要我去养活哩！我父亲是个多病的老人，我得尽心尽力地照料他……”

“那好吧，”同乡不耐烦地打断了年轻水夫的话，“至于我，我可不当那种傻瓜！夜幕降临前我决不干活，我要等到天变凉快再说。”

于是，同乡回茅屋休息去了。

年轻水夫巴米里斯孤单一人在路上徘徊起来。虽然他用自己的观点反驳了同乡，但是，他内心却在隐隐作痛，不幸的命运使他感到痛苦万分，有谁能把他从痛苦中解救出来呢？

突然间，巴米里斯记起了年迈的父亲、饥饿的妻子还在茅屋中等着他回去。于是，巴米里斯朝井边疾步走去；很快，他又拼

命向返回的路上跑起来。

幻觉中，他记起，当他的皮囊装满井水的时候，他听见有人呼唤他的名字。于是，他向四周环视，却没有见到一个人。

“巴米里斯……”

阵阵呼唤声传到巴米里斯的耳际，声音是那樣的清晰，不容他有半点怀疑。

水夫巴米里斯盯着前方，他把盛满水的皮囊放到压弯了的背上，他面前不远处就是通往神庙的石砌台阶。

“巴米里斯……”

呼唤声第三次响起来，可怜的水夫——巴米里斯不知如何是好，慌乱中，装满水的皮囊摔到了地上，清凉的井水洒了一地，在水夫脚下成了一汪小水潭。

“别害怕！巴米里斯……”那声音异常地柔和。

听到这句话，巴米里斯才惊奇地注意到声音是竖立在庙宇前的雕像发出的。

“别害怕！巴米里斯，快点回家去吧，乡亲们正为大地的主宰——俄赛里斯的诞生欢欣鼓舞呢，这个好消息将会传到世界各地去的。”

声音消失了。

周围一片静寂，好像什么也没发生：高大的庙宇、竖立的雕像、石砌的庙宇台阶、渗着水的那眼井、水夫巴米里斯和他脚下的空皮囊、一汪井水……景象依旧……

可是，巴米里斯却像疯子一样拼命跑起来，恐惧使他忘记了珍贵的羊皮水囊。他一口气就跑回到岸边芦苇搭成的茅屋中。

年轻的水夫巴米里斯把他经历的新鲜事儿讲给妻子听。妻子听着，吃惊地望着丈夫，她猜想：八成是酷热袭击了丈夫，使他

的大脑受到了刺激。于是，妻子低声细语地劝慰丈夫，让他返回原路到井边，快把那遗弃的水囊捡回来，不然，水囊会被过路人拾走的。

水夫巴米里斯的父亲谢赫老人躺在茅屋一角，他两眼昏花、二目紧闭，隐约听到了儿子和儿媳的讲话。他唤过儿子，叫他把故事讲给自己听。

当巴米里斯讲完这个故事时，谢赫老人用颤抖的声音说：

“啊！孩子，这是上苍的声音……去吧，快点去宣布这个好消息吧，快点照神的吩咐办吧！至于我，你不必挂念，我为自己活着的时候能听到这个喜讯感到幸福无比。快去吧，孩子，拉神保佑你！”

奄奄一息的老人幸福而庄重地把脸转向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这时，年轻的水夫开始行动起来，他四处奔走，热情传播着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于是，我们也就知道了俄赛里斯诞生的来龙去脉。

## 男人和女人

初夏的一个傍晚，太阳斜挂在西方地平线上空，河水由猩红色变成紫红色，最后变成金色。一个身材高大、体魄健壮的男子站在离庙宇很近的白杨树阴下。他的四肢是那样的匀称，外表是那样的威严，显得比孱弱的人类要强壮得多，出类拔萃得多。啊，那是神赋予他的永恒的印记。

在这个魁伟男子身边站着一位美丽的妇人。她是那样的俊俏，由于她的出现，太阳都悄悄躲到云彩后面去了。她有着细腻甜美

的脸蛋，棕色闪光的皮肤，垂在她长长脖颈上的是红褐色的浓密头发。在微弱的落日余晖照耀下，犹如缕缕光闪闪的红色铜丝。

当椭圆形的太阳消失到地平线以下时，山冈由紫红色变成了黑色。晚霞给水面抹上了一层红色，远远望去，好像熊熊燃烧的火舌。就在这时，美丽的妇人向那男子招手，他们诚恳、谦逊、庄重地迎着西落的太阳，全神贯注地向太阳神——拉神做着短暂的祈祷。

当他们做完了祈祷，男人便把他的斗篷铺在岩石上，邀请美丽的妇人坐下来歇息。待两人坐定后，男人从衣袋里取出一支笛子，开始吹奏起来。霎时间，笛子发出美妙动听的声音，这不是大地能产生的，这是来自上苍的声音。

悠扬的笛声直冲云霄，好似鼓翼的鸟儿在枝丫间欢跳歌唱；笛声清脆明快，犹如洁白好动的水鸟叽喳着呼唤它的同伴；笛声变得越来越热烈、奔放，如同高山上直泻而下的奔腾瀑布发出的咆哮，继而声音又变细变轻，变成从碎石间蜿蜒穿行的淙淙小溪的潺潺流水声……最后，笛声以粗犷深沉的曲调告终。这一支支曲子就像是秩序井然、技艺精湛的优秀乐团演奏的。

美丽妇人和着乐曲唱着动听的歌。那歌声也是无比地欢快奔放、柔和细腻。好像把人从狂风暴雨中带到了风和日丽之中，表达着欢乐与悲伤，表达着爱情的始与终。

笛声戛然止住，歌声也逝去了。在他俩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庄严的老人。他脸色苍白、憔悴，岁月的沧桑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他披着一件白色斗篷，系着一条金色腰带。

“晚上好，两位尊贵的客人！”老人向他们问候。

“晚上好，老爹！您能做我们的向导，引我们找到水源吗？我们准备去长途旅行，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在此地休息一段时

间。”男人说。

老人沉默不语，他双目凝视着这两个陌生的过路人，他思索着，好像想通过他俩的外表探寻到他们内心深处的秘密。突然，老人双膝跪下，低头逐一亲吻着陌生男人和美丽妇人的鞋子，然后才抬起头说：

“我是附近庙宇中的祭司，我已经了解了一部分上苍的秘密。早就有启示告诉我你们要降临，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我成为人间大地第一个接待你们的人。”

老人用友好、敬重的目光注视着男人——伟大的俄赛里斯神，注视着美丽妇人——伊希斯女神，他怯生生地问：

“我尊敬的国王陛下、尊敬的王后陛下，你们愿意光临寒舍吗？”

俄赛里斯回答：

“好吧，我们就先到你家去吧！因为你是如此的忠于职守，如此的忠于自己的信仰。我们对你的慷慨大方会给予报答的。但是，我要你起誓，不要向任何人泄露我们的秘密，这也是上苍的旨意。”

祭司老人双膝跪下，额头几乎碰到了地。

“您的奴仆听命于您，坚决服从您……”老人虔诚地说。

“好吧，那你就指路带我们去你家吧。来啊，伊希斯，我们跟着老爹走吧，时候不早了。”

伊希斯把胳膊放在俄赛里斯的腋下，她说：

“拉神的吉祥伴随你，老爹！”

随后，男人和女人跟着老人走了。

就这样，俄赛里斯——埃及主神和他的妻子伊希斯——埃及女神就出现在古埃及的大地上。

## 神在人中间

俄赛里斯和伊希斯开始生活在古老庙宇旁的帐篷里。那时，还没有巨大的宫殿和高耸的庙宇，也没有底比斯城引以自豪的牝羊路。那时，国王的宫殿、显贵的宅院都是用灰色石头堆砌而成，屋顶则用粗大的木柱支撑，也有的用砖、土坯做成。

当俄赛里斯和伊希斯经过劳动的人群时，人们纷纷丢下手中的活计，好奇地瞧着两个陌生人，人们为他俩的容貌震惊：他们还从未见过这么高贵伟大的男人，也从未见过如此娇美、如此体态轻盈、身段苗条的女人，真让人打心眼儿里喜爱。恐怕连他们的法老和王后也不曾记得这个世纪有这么两个神一般的人。好像人们有某种先知先觉，他们断言：这两人绝不是本地人，这是两个有来路的人。于是，人们心中对这两个陌生人充满了敬意。

一些人遇到了困难，他们就到祭司家中去寻找两位客人帮助解决；一些人出于好奇，向祭司老人询问客人的来历，老人摇摇头，恪守秘密，甚至连他的亲戚也打探不到真实情况。因此，当有的人不死心又去向祭司的亲人打听消息时，他们就这样回答提问的人们：

“这是两个过路人，心慈面善的祭司在庙宇旁的树阴处遇到了他们，他们只想在这儿做做客。他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也一无所知。”

人们对这样的回答一点儿也不相信，祭司及其亲人对两个陌生人来路的含糊其辞的解释反倒引起了众人更强烈的好奇和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流言蜚语在人群中传播。

俄赛里斯和伊希斯没有理睬那些闲言碎语，他俩毫无顾忌地走到人们中间去：帮助这个、劝告那个、鼓励另一个，哪里需要他们，他们就在哪里出现。

伊希斯的手是多么的纤细温柔、多么的神奇啊，它能解除人们发热的痛苦；伊希斯的声音是多么柔和、多么娓娓动听啊，它能让受病痛折磨、昏迷不醒的孩子睁开双眼；伊希斯的眼睛是多么明亮、多么威力无比啊，如果哪位重病人瞧上它一眼，并且得到伊希斯的重视，那么这个病人就会康复。

有一天，一个大木头块重重地砸到一个小孩子的身上，孩子口吐鲜血昏死过去。惊慌失措的母亲找不到一点办法来解救孩子，于是就求哈米德太太请她的新邻居伊希斯帮忙。

当伊希斯闻讯赶来时，孩子已经危在旦夕了。只见伊希斯不慌不忙地把孩子抱起，用柔软的手臂把他高高举起，让他面对着天空，伊希斯低声细语着，好像是在对病孩施展什么魔法……渐渐地，孩子脸上痛苦的皱纹慢慢消失了，因疼痛而弯曲的四肢也缓缓舒展开来。这时，又见伊希斯用纤细的手指尖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额头，抚摸着他的前胸……啊，真是奇迹！孩子的双眼微微睁开了，双唇绽出甜甜的微笑。一会儿，孩子的眼睛放出异彩，用惊奇的目光在母亲和伊希斯之间扫来扫去，然后他突然喊道：

“妈妈，妈妈，真好玩呀，我和一位美丽的妇人一起走着，她拉着我的手，呼唤着我，把我带到一个特别美、特别好玩的地方去了一趟，从此，我再也不会感到有什么痛苦啦！”

说完话，孩子就从伊希斯怀中挣脱开来，欢蹦乱跳地找小伙伴们玩去了。

孩子的母亲感激地跪拜在伊希斯的脚下，在她看来，这位美丽非凡的妇人就是无所不能的神啊！

俄赛里斯比伊希斯更忙。

他每天都要到地里干繁重的农活儿。

经俄赛里斯的指点，人们懂得了造犁；他又启发人们创造发明了把地势低的河水引到地势高的旱地去的办法，替代了人们昔日用肩背水的活计；他教会人们懂得如何减轻自己的劳动负担；如何才能从日夜操劳的土地上获得更大的收益。

在一个凉爽的夜晚，俄赛里斯和伊希斯坐在帐篷外的空地上，周围挤满了村里的老老少少，当俄赛里斯用神奇的笛子吹奏出美妙动听的曲调时，当伊希斯和着笛声唱出悠扬悦耳的歌曲时，在场的人们都深感惊异。人群中有些懂得音律的，他们要求俄赛里斯组织一个乐队，教他们演奏。乐队建成了，他们常常在洒满月光的夜晚演奏，举办着各种动听的演唱会，直到夜深人静，人们还恋恋不舍，不愿回自己家里去……他们还常常围坐在一起，谈论着生与死，互相交换着大家知道和不知道的事情。庙宇周围、帐篷内外充满着欢乐，洋溢着一种人们从未感受过的幸福……

没过多久，法老就听到了关于这两个陌生人的事，听到了关于他俩奇迹般的传说。于是，国王决定派人召见俄赛里斯。

身材魁梧的俄赛里斯直立在法老面前。枯瘦矮小的法老内心顿感一阵不悦：世上竟会有如此健壮、如此俊美的男子！在他面前我可感到自惭形秽。

法老心里是这么想，嘴上却盛气凌人。

“你是什么人？打哪儿来？”法老问道。

“我是个旅行家，我的爱好就是四处旅游。我已经知道了许多关于埃及大地、关于埃及人民的事，我渴望见到它、了解它。我从阿鲁大地来，只准备在这儿做短暂的停留，然后我再继续旅

行。”

俄赛里斯彬彬有礼地回答。

“那么，你说的阿鲁大地在哪儿？我的军队南征北战，东讨西伐，但是，以前，我还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呢！”法老怀疑地问。

“噢，那地方很远很远。它位于西部，和人类居住的边界线相邻……”俄赛里斯回答着。

法老急不可耐地又问：

“那么，怎样才能到那里去呢？既然你能从那儿来到这里，那么我也能去那儿喽！快告诉我通往那块神奇之地的道路，我非常想看到它……”

“不，法老，这是你永远办不到的，是人类永远办不到的，因为那地方实在太遥远啦！”俄赛里斯干脆地回答。

法老发怒了，他高声叫喊道：

“那你就永远别想回到自己家乡去啦！”

“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继续旅行！”俄赛里斯也高声回答着。

法老见俄赛里斯毫无惧色，他又缓和了语气：

“但愿如此，伟大的旅行家！我已经听说了许多关于你和你妻子的动人故事。你们有无比仁慈的心肠，你们有超人的能力，你们有让人赞叹的美德……这么着吧，我要把你留在宫里，让我的手下人也学学你的聪明才智，行吗？”

“你有权力这样命令我，陛下，因为我住在你的国家里。但是，我不会忘记广大贫苦的人民，他们才真正需要我！”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俄赛里斯和伊希斯暂时移居王宫。

俄赛里斯每天都到王宫砖瓦匠那里去，聪明的人们每天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伊希斯也教王宫巫师学习咒语、学习魔法，但是他们却永远也学不到伊希斯那神奇的本领。当砖瓦匠、巫师们请求他们永远留在王宫时，他们没有答应大家的恳切请求。他们说，他们怀念留在祭司住处的时光。在那儿，他们是自由自在的；在那儿，人们为他俩献出了全部的情和爱。

俄赛里斯开始在王宫进行一项伟大而神圣的工作。

他向周围的人讲述着庙宇和祭司的故事。他说：倒塌在人们面前的石雕泥像是虚弱无能的，它们决不会恩赐给人们任何东西。但是，在人们的上方——苍天之上有伟大的神存在，能够保护他们、帮助他们、满足他们的要求。太阳从她那儿诞生，光和热就是她存在的标志。就连浇灌着大地、给庄稼以肥力、给人类以幸福富裕的尼罗河，也是从天上送到地面上来的。人要想过好日子，命中注定就要追随伟大的神，只有那样，生活才会安定欢乐。俄赛里斯就是用这种方法向人们的思想中灌输着伟大的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他把事情办得如此顺利，让其具有神奇而不可抗拒的力量，因为他本身就是万能的神。

## 人神的较量

有一天，法老正襟危坐，正处理着一个案件。

俄赛里斯一走进王宫大厅，就感觉到一种沉闷的气氛笼罩着四周。他抬眼望了望，发现青年武官胡泰布独自一人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他愁眉苦脸，郁郁寡欢。这位倔强的青年有什么事对谁都不愿多说，惟独对俄赛里斯不保密。因为他觉得俄赛里斯不惧怕任何东西，勇于承担责任，和他一起办事让人心情舒畅。在

胡泰布的心目中，俄赛里斯就像一匹勇敢无畏的战马。

这时，俄赛里斯穿过客厅匆匆走到胡泰布身旁。

“胡泰布，好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独自闷闷不乐地呆在这儿，不跟伙伴们一起去欢乐呢？”俄赛里斯关切地问。

“只有我回避了大家，麻烦才能远离他们。如果法老看见您现在还和我说话，他会迁怒于您的……”胡泰布怯生生地说。

俄赛里斯又四下看了看，发现远处的人正偷偷地注视着他俩，并且还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什么。于是，俄赛里斯又问胡泰布：

“孩子，这么说，你犯了什么罪？”

“尊敬的俄赛里斯先生，我的过错就是对腐败的官员没有阿谀奉承，对在我面前发生的错误没有保持沉默。我这样做的结果，给自己树了很多敌人，于是这些敌人就假借法老的命令来整治我。您瞧，今天法老就要最后裁决了。”胡泰布忿忿地说。

“天哪，照这么说，谁敢惹恼那些敌人，谁就是最有力地支持了你；谁敢狠狠地打击那些敌人，谁就是你的忠实朋友了？”俄赛里斯冲动地讲完这句话就离去了。

胡泰布迈着缓慢而沉重的步子向庙宇祭司走去，想和祭司好好谈谈，可这会儿，他头脑里乱哄哄的，不知不觉地竟沉湎到深远的思索之中去了。

就在这时，法老从他的羽绒宝座上站起身，一步一顿地走到大厅中间。于是，大家赶紧把注意力转向法老，躬着身，低下头，听候他的吩咐。法老全然没有理会周围的一切，他声色俱厉地问：

“下贱的奴仆胡泰布在吗？”

青年武官胡泰布走上前，他尊敬地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回答：

“在，尊敬的陛下！”

“听着，胡泰布！”法老依然厉声说，“关于你煽动部下闹事、阴谋篡夺王位的案子就要结束了，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陛下，我请求让我听听指控的详细说明！”

法老皱起了眉头。

法老有一个习惯，他的问话是不希望有人回答的，但是，当着大家的面，特别是当着俄赛里斯的面，他要表示一下高姿态。于是，他耐着性子，抑制着恼怒，叫来监狱看守长，命令他说：

“你读读指控书吧！”

“……您的奴仆胡泰布，在您威严的军队任首领，受命保卫国王和朝廷的安全。但是，他煽动一些人协助他从事某种罪恶的活动。他就像南方的反叛首领一样，准备消灭王国的精锐部队，企图实现他篡夺王位的卑鄙目的……”

“够了！”法老气愤地打断看守长的话，“胡泰布，对这些，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我想知道，这些指控出自谁？”

法老又皱起了眉头，他老羞成怒地喊道：

“这对于你无关紧要！但是，我已经听到了这些指控，难道你还有什么理由推翻这些罪证吗？”

“没有，陛下。但是，我要告诉您，这些罪证都是假的，是我的敌人捏造出来的。您的威严的军队在忠实地执行着您的命令，我——您的忠诚的奴仆坚决地遵照您的旨意保卫着陛下的尊严。”青年武官胡泰布争辩着。

开始，法老感到有些为难，但是他很快又发起怒来：

“处死你是对你罪恶的最好惩治！来人呀，快把他拉下去，绞死他！”

霎时间，大厅里一片骚乱。

卫兵们急忙上前把胡泰布包围起来，他们准备执行法老的命令。青年武官胡泰布目光朝大厅扫了扫，这个年轻人正当青春年少，生活本应该无限光明与美好，可是现在，他就要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了。在这最危急的关键时刻，他没能找到一张带着鼓励目光的脸，相反，向他投来的只是无可奈何的失望目光。他沉默地深埋着自己的头，嘴角浮现出一丝苦笑。他顺从地跟随卫兵走着，穿过大厅，走到了宫门口……

突然，大厅里像晴天一声响雷，传来了俄赛里斯的叫声。

“陛下，陛下……陛下处决一个生命，为什么不好好调查一下，认真听听他的上诉呢？”勇敢无畏的俄赛里斯边说边走到法老面前，“难道就是因为胡泰布光荣而伟大，就是因为他无限忠诚地效劳法老就该让他去死吗？”

王宫大厅顿时卷起惊奇的狂飙。

以前，从未有人敢于如此开诚布公地阐明自己的看法，敢于和威严的法老争辩是非曲直。就是法老自己，面对这个突然袭击，也被震吓得说不出一句话来。过了很长时间，法老仍然茫然失措和惊愕不已，他甚至怀疑自己的听觉出了问题！等他清醒过来，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便叫骂道：

“住口！无耻的异乡人，你的胆子好大啊，你如此鲁莽，如此不识抬举，你的下场将和胡泰布一样！”

“我对您没有更多的要求，只求您以法律为准则，公正判决胡泰布，但是您没有这样做！”

“站到一边去！你竟敢用这样的言词和我说话，来人啊，把这个愚蠢的东西带到远处去吧，如果他再站在此地，我就立刻处死他！”法老气急败坏地大声叫嚷着，长矛在他手中不停地挥舞。

但是，俄赛里斯纹丝不动，他沉着而坚定地一字一句地说：

“你不对胡泰布做出公正的判决，我就不离开此地！”

法老生气地向前扑来，长矛握在他的右手中，他想用长矛刺杀俄赛里斯……就在这时，俄赛里斯冲着法老喊道：

“回到你的位子上去！”

铿锵的喊叫声好似轰鸣的雷霆。

当这声音传到法老耳朵里的时候，法老突然瘫痪了，他仰卧在王座上，长矛从他手中落到地上。

一瞬间，王宫内死一般地寂静。

人们万分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个个吓得目瞪口呆，好像都在问，这之后还将发生什么？

俄赛里斯多么像个神啊！他管理着人们就像父母管教自己的孩子。他的双臂向前伸着，眼中闪耀的光就好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

国王慢慢地恢复了知觉，他因为过分惊恐而浑身颤抖。

“陛下，我掌握着你的命运，死亡威胁着你，如果你再走一步，你就会走到最危险、最阴暗的道路上去。现在，你要公开承认对你忠诚的部下胡泰布的诬告；你要公开向受诬陷的胡泰布赔礼道歉；立即取消对胡泰布的错误判决！你要好好记住这次可怕的教训，别再惹我生气啦。”

在张皇失措的人们习惯俄赛里斯的言行之前，神就已经降临了。